

中國天

主教史

人物傳

中  
方  
豪  
著



中華書局

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

中方豪著

中華書局

本書據香港公教真理學會、臺中光啟出版社一九七〇年九月初版影印。

## 凡 例

一、本冊各傳和第一冊一樣，都是先在香港公教報發表，每星期一篇，每篇約一千二百字。本冊所收第一人湯若望的第二篇，發表於民國五十四年五月二十日，本冊所收最後一人德理格的最後一篇，發表於五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前後相去在五年以上；因此前後文筆頗不一致，亦偶有重複之處。

二、書中所附西人原名，因國籍甚多，所以每人的聖名，除極少數外，都採用拉丁文。清末，黃伯祿所輯正教奉褒即採此法。在原則上，凡已見於第一冊的西人原名，本不擬附列；但若

于不經見的名字，爲便於公教報的讀者，仍有重出的，此次輯印成書，亦未刪去。

三、本冊共收七十二人，第一冊所收爲七十九人。人數雖少於第一冊，頁數反而加多，可知我撰寫的趨勢，在不知不覺中，似乎是去今愈近的，愈寫得詳細一點。卽如第一冊中的利瑪竇、畢方濟、鄧玉函等，在公教報發表時只各有四期；徐光啓、李之藻、艾儒略只各有五期；楊廷筠有六期，算是最多的了。但本冊中全傳分六期發表的卽有湯若望、鄭瑪諾、多羅等；長達七期的有南懷仁、羅文藻、吳歷、嘉樂等四人。

四、本冊所收各傳，前面若干人雖生於明季，或明季卽來我國，但他們的事業多在清初；而以禮儀問題及釀成雍正以後教難的教宗使臣多羅、嘉樂，和使節團的中心人物馬國賢、德理格二人殿後，以告一段落。

五、宋君榮、錢德明、戴進賢、樊守義等四人小傳，雖發表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and 今年一月三日、十日、十七日、廿四日及四月三日公教報，但因他們活動的時代較晚，將收入第三冊。修國器、修國綱、修國維、王者佐、李明等傳則本冊付印時所補撰，未曾於公教報發表。

六、本書初稿既在報上發表，每期篇幅亦僅限於一千餘字，故不能詳註出處；西文書更難一再附註。擬在第三冊末開列徵引書目，以便讀者。西文書中，本冊參考最多的是費賴之（P. Louis Pfister, S.J.）的在華耶穌會士列傳（*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3)”。但此書書名曾被馮承鈞先生誤譯爲入華耶穌會士列傳，而全書四八六人中，中國人亦有八十人，如何能稱「入華」？故第一冊及本冊均改正爲在華耶穌會士列傳。因有讀者提出疑問，特加說明。

七、第一冊出版於五十六年四月，距今已在三年以上；若從第一篇在報上發表算起，（五十二年十一月一日）則已六年零九個月，時間拖得不算不長；老友香港徐誠斌主教鼓勵之力最大，謹識一言以爲謝。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八月一日方 豪謹識

# 目 錄

凡例	一
湯若望	一
李天經	一六
李祖白	二四
方德望	三一
陸若漢	三四

杜輿定	四四
佟國器、佟國綱、佟國維	四九
潘國光	五五
許母徐太夫人	六五
許纘曾	七一
利類思、安文思	八一
孟儒望	八八
朱宗元	九一
張星曜、諸際南、丁允泰	九九
嚴 謨	一〇五
利安當、尙祐卿	一〇八
衛匡國	一一四
祝 石	一二〇
穆尼閣	一二六
郭納爵	一三一



殷鐸澤	一三四
羅文藻	一四四
南懷仁	一六三
柏應理	一八〇
吳爾鐸、白乃心	一八三
鄭瑪諾	一八六
沈福宗	二〇〇
吳歷	二〇三
王暉	二二一
劉蘊德、萬其淵	二二七
陸道淮、張觀光	二三一
趙命	二三四
金聖徵、金綏吉、金造士、沈惠于、王者佐	二三八
陸希言	二四二
陶淑	二五三

目 錄

闕明我、徐日昇、安多	二五六
張 誠	二六二
畢 嘉、洪 若	二六八
白 晉、傅聖澤	二七八
李 明	二八八
駱保祿	二九〇
巴多明、馬若瑟	二九五
雷孝思、杜德美、費 隱、山遙瞻、湯尙賢、麥大成、德瑪諾	二九八
馮秉正	三〇七
多 羅	三一一
嘉 樂	三二六
馬國賢	三四三
德理格	三四九

## 湯 若 望

在中國天主教史上，有幾位人物是活躍於明、清兩代之際的，但比較起來，他們的事功以在清代爲多，湯若望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中國早期傳教士當然以利瑪竇的聲望爲最大，利氏以後，凡爲人稱道的，亦往往與利氏相提並論，艾儒畧、龐迪我、湯若望都曾獲得這一殊榮，而被號爲「利艾」「利龐」「利湯」。

湯若望原名 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德國人。他的第二個領洗名是「亞當」，於是取與「當」字聲似的「湯」爲中國姓。「若望」是他第一個領洗名，在若干中國文獻中也作

「如望」，而明末清初傳教士中名「如望」的也不少，有的作「儒望」。

湯若望字道未，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後人不知「道未」二字的出典，有妄改爲「道味」的。

現在研究湯若望的生平是很方便的，馮承鈞所節譯的費賴之在華耶蘇會士列傳，只有五十人，若望正爲第四十九人。而 Alfons Vath 所著湯若望傳，亦經楊丙辰譯出。陳接菴先生即根據此譯稿，與中文史料作參證，而草成湯若望與木陳忞一文，解決順治朝若干政治與宗教問題。

若望以一五九一年生。一六〇三年羅馬創立的「靈采研究院」(Accademia dei Lincei)，即今日教廷研究院的前身，若望和鄧玉函、羅雅谷都是這所研究院的院士。天啓二年(一六二二)與金尼閣等同來我國。若望即往北平學習語言，曾預測月食三次，皆驗，聲望立即四播。

若望曾被派往陝西西安傳教數年。崇禎三年(一六三〇)陰曆四月初二日鄧玉函去世，是年陰曆五月十六日(陽曆六月二十六日)徐光啓上「修改曆法請訪用湯若望、羅雅谷疏」，謂：

「不意本年四月初二日，臣鄧玉函患病身故，此臣曆學專門，精深博洽，臣等深所倚仗，忽茲傾逝，向後緒業甚長，止藉華民一臣，又有本學道業，深懼無以早完報命。臣等訪得諸臣同學尚有湯若望、羅雅谷二臣者，其術業與玉函相埒，而年力正強，堪以效用。」

時在玉函卒後一個半月。三日後禮部奉旨：「曆法方在改修，湯若望等既可訪用，着地方官

資給前來，該衙門知道。」陰曆七月初二日羅雅谷先自開封府到京，初六日奉旨「羅雅谷准朝見到局供事。」

但是湯若望却遲到了五個月。是年陰曆十二月初二日光啓上「因病再申前請以完大典疏」曰：

「外訪取西洋遠臣湯若望向寓陝西西安府，今經該府資給前來。理合奏聞，並候命下，令赴鴻臚寺報命見朝，隨令到局，一體供事。伏候敕旨云云。」

初六日奉旨：「審曆非比他藝，果有精曉堪任的，着吏、禮二部擇用，不得徇徇，取到人員知道了。」

此後若望和羅雅谷即在曆局譯書和推測日月食。崇禎六年（一六三三）陰曆十月初七日（陽曆十一月八日）徐光啓逝世，若望在側。逝世前一日，光啓上「治曆已有成模，懇祈恩敕疏」，有云：

「見在臣工勤敏有加，勞瘁堪錄，惟臣察之最審，考之允當；苟不及臣目親身承之日，陳其萬一；設朝露忽溢，後事之臣，誰有爲皇上請者？敢分別敍之。如遠臣羅雅谷、湯若望等，誤譯書表，製造儀器，算測交食躔度，講教監局官生，數年嘔心瀝血，幾於頽禿磨焦，功應首敍。但遠臣輩守素學道，不願官職，勞無可酬，惟有量給無碍田房，以爲安身養贍之地，不惟後學攸資，而異域歸忠，亦可假此爲勸。」

次年，崇禎七年陰曆十二月初八日（一六三五年陽曆一月二十六日）徐光啓的後任李天經亦上「爲書器告成，謹照原題，查敘在事諸臣疏」，曰：

「遠臣羅雅谷、湯若望等，譯書譯表，殫其夙學；製儀繕器，據以心法；融通度分時刻於數萬里外，講解躔度交食於四五載中，可謂勞苦功高矣！說者動以異域視之，不知皇上君臨萬邦，覆載之下，莫非王臣；法取合天，何分中外？臣謂當如原題，查給田宅，以爲遠人勸者也。」

崇禎九年（一六三六）若望又爲明廷鑄成大炮二十門，可容四十磅炮彈。

若望抵京後，頗注意於宮中傳教，至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宮中已有信教貴婦五十人，太監五十餘人，皇族一百四十人。在這裏我們亦應附帶談一談崇禎帝是否信教。

天主教傳行中國考卷十四記崇禎十三年十一月湯若望以巴維耶（按即 Bavaria）國君寄來精繪耶穌行蹟圖一冊及蠟製耶穌聖嬰與三王來朝像進呈皇上，皇命將冊像供奉殿廷。若望乘機上書，勸皇上奉教。並謂：

「崇禎帝因左右侍從不乏奉教之人，業已習聞其說，茲又閱若望章奏，頓爲心動，雖未能毅然信從，而於聖教之真正，異端之無根，固已灼有所見。……若望上書後，適有以軍餉乏絕告急者，皇上毫不遲疑，即命將宮中累年供奉之金銀佛像不知凡幾，盡數搗毀，以充軍餉。」

倘非確知神佛虛誕，安能不恤人言，堅決若此？此事遠近聞傳，僉謂：『崇禎帝業已棄絕異端，或將奉天主教，亦未可知。』此雖揣測之詞，於教會之推行，則大有裨益。」

按崇禎帝撤像一事，亦見於文秉著烈皇小識卷六、王譽昌著崇禎宮詞及釋道忒北遊集等。

烈皇小識並謂係徐光啓勸帝信教毀像：

「上初年崇奉天主教。上海（指徐文定公）教中人也，力進天主之說，將宮內供養諸銅像，盡行毀碎。」

又曰：

「凡皈依其教者，先問汝家有魔鬼否？有，則取來，魔鬼卽佛也。天主殿前有青石幢一、大石池一，取佛像至，卽於幢上撞碎佛頭及手，擲棄池中。」

崇禎宮詞詠玉皇殿撤像事注曰：「時內殿諸像並毀斥，蓋起於禮部尚書徐光啓之疏，光啓奉泰西氏之教，以闢佛老，而上聽之也。既而後知撤像時靈異，言於上，上深悔之，而宮眷之持齋禮誦，較盛於前矣。」

按光啓勸崇禎帝信教及撤像云云，未見於奏章，或僅面陳。

崇禎十三年七月初五日皇五子以五齡而卒，帝極哀悼，又有人捏造九蓮華娘娘下降，歷數毀壞三寶之罪等，帝乃又將佛像搬回宮中。

吾友牟潤孫先生曾撰崇禎帝之撤像及其信仰，初揭載於輔仁學誌八卷一期，四十八年收入注史齋叢稿，論斷甚精，可供研讀。

崇禎曆書乃湯若望手中所完成，但實爲徐光啓、李之藻、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李天經及若望等集體編譯而成。全書分五次進呈：

第一次：崇禎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徐光啓）

第二次：崇禎四年八月初一日。（徐光啓）

第三次：崇禎五年四月初四日。（徐光啓）

第四次：崇禎七年七月十九日（李天經續成）

第五次：崇禎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李天經）

以上共一三七卷。

清兵入京，若望曾於順治元年（一六四四）五月十一日上疏攝政王，請保護修曆天文儀器及已刻書板。疏中謂有曆書表法一百四十餘卷。次日奉諭安居，堂中旗兵亦即退出。十一月授欽天監監正；三年加太常寺卿銜；八年誥封若望爲通議大夫，又追封若望父母及祖父母二品秩。

崇禎曆書入清後即改名西洋新法算書，簡稱新法算書，計有崇禎年原刊本、順治二年修補本，即挖改名稱；及康熙十七年補刊本。現存各本最多者爲一〇三卷，而順治元年十月十五日若望疏



中尚謂有「百十餘卷」，可知必有刪併。

順治親政以後，對若望禮遇有加，尤以順治八年（一六五一）至十四年（一六五七）若望在宮中影響力極大；自順治十四年冬至十七年（一六六〇）則爲佛教僧人憨璞聰、玄水泉、玉林秀、芾溪森、木陳忞等之勢力。陳援菴先生著湯若望與木陳忞（輔仁學誌七卷一二合期）文末附有年表，試節錄之，以見兩教勢力的消長：

順治九年（一六五二）七月初五日賜湯若望朝衣朝帽。

十年（一六五三）三月初二日賜若望通玄教師號。

十四年（一六五七）十月初四日憨璞聰召對萬善殿。

十五年（一六五八）九月召玉林秀。

十六年（一六五九）二月十五日玉林秀至京面帝。

閏三月召木陳忞。

四月十六日玉林秀出京。

六月朔玉林秀歸湖州，芾溪森隨舟入京。

九月廿二日木陳忞至京面帝。

十七年（一六六〇）五月十五日木陳忞出京。